

舊地重遊話墨京

余受之

半生居留第二故鄉

我對於墨西哥有一份特別的感情。我的黃金時代，由壯年至中年，全部在墨西哥度過。我的家庭，我的朋友，我的事業，我的社會關係，都在墨西哥。它是我生命的一半，亦可以說它是我的第二故鄉。

我初到墨西哥的京城，是一九三七年的三月。那時我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，不認識一個人，亦不會講西班牙話，廣東話只能聽懂一些，「四邑話」更只曉得「點咁多」。在我簡單的行囊裏剩下不到十元的美鈔。孑然一身，我便到墨西哥來「闖世界」。

也許我同墨西哥的華僑有緣份。他們不但沒有歧視我這個人地陌生的「外江佬」，反而對我禮遇有加，幫忙這樣，指點那樣，使我毫無陌生的感覺。幫助我最大的，是余風采堂（余氏宗親組織）主席，後來出任墨京華僑救國會主席的余愛和先生。他比我年長二十歲，我稱他愛和叔，這位愛和叔對我真如子弟一般看待。（美洲華僑特別重視宗親關係，待如親人。）噓寒問暖，解

衣推食，使我這浪跡天涯的遊子有了家庭的溫暖，這是支持我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能够呆上三十五年的最大力量。

我常常自問，我有什麼能耐能使華僑們和宗親們對我這樣愛護？我認為幼時讀聖賢書，孔夫子訓導我們的兩句話，使我終身受用無窮。這兩句話是：「言忠信，行篤敬。」我生平沒有什麼長處，只是奉行這兩句話，對人處世，我都拳拳服膺而勿失之。也許這是我能贏得他們同情和信賴的緣故。

老友邀請舊地重遊

我於一九七一年五月離開墨西哥，移民來了美國。這裏的華僑比墨西哥不止多上五十倍，也許因為華人太多，「無哈希奇」，就沒有像墨西哥華僑社會裏那種親切的意味。所以，我離開墨西哥愈久，便越想會晤那裏的老朋友；可是，所接到的消息，越來越少。因為我初到墨西哥時才二十多歲，當時我所認識和往來的華僑們，年紀差不多都比我大，現在我自己已逾古稀之年，那般老朋友大都先後去世，現尚在世的已寥寥無幾

。故友知交，零落殆盡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間，我接到墨京一位好友亦是宗親余親中先生的來信，他剛買了一座三層樓四個臥室的住宅，但只有他和一位墨籍太太以及一位女佣人居住，（兒女均已獨立謀生）頗有孤寂之感，所以邀請我和我的太太劉祖槐前往敘舊。剛好我們有一個親戚由大陸來，正可託他看管房子。我們欣然接受他的邀請，想去看看離開了多年的墨京和分別了多年的老友。

十月的一個深夜，我們坐上墨國航空公司的飛機由舊金山起飛，次日清晨，本應到達華爾特（Guadalajara）墨國第二大城，在墨京之西六百公里。本文所引墨國地名譯音均照華僑習慣拼法。）但據說，該城氣候惡劣，改停太平洋濱的瓦雅他港（Vallarta）。該港已位於熱帶，是近年來新闢的旅遊區。下機之後，到處聽到的是西班牙話，使我溫習多年來未講過的語言。在這裏耽誤了四個小時，待到墨京機場，已累得老友們在那兒枯等多時了。

墨人是蒙古族後裔

我們的好友黃盛和、朱遠潮、余親中等都來機場相接。黃、余的兩位墨籍太太（她們是姐妹）見到我們時，親熱地相互擁抱，並叫我們「擺衫羅」（Paisano 同胞之意）真使我們有回到第二故鄉的感覺。

說起來，中華民族和墨西哥的土著民族同是黃種。根據墨西哥歷史的記載，墨西哥土人的祖先來自亞洲。二萬八千年前，亞洲東北部和美洲的西北部接壤，係一片大冰原。當時亞洲人由西伯利亞越過白令海峽（Behring Strait）現今的阿留地安羣島（Aleutian Islands）而到美洲，再逐漸南徙而至墨西哥定居下來，就是墨西哥人的祖先。墨西哥土著的身材、膚色、頭髮和眼睛都和我們相似。

依據我的直覺，墨西哥的土人對於我們中國人特別親切，以前住在墨國深山中的土人多未開化，仇視外來的人。傳說七十年前，有一個由中國來墨國的新客名余坤吉，初來時，尚穿中國衣服，蓄髮拖辮。有一天，他在山中遇着一羣土人，將他擄去，他自以為必死。那知土人不但未加以傷害，反而給他果品食物。到了晚上，土人酋長舉行營火會，男女跳舞為樂，並邀坤吉共舞。坤吉知無惡意，勉與共歡，次日，他們送坤吉出山。此傳說有似桃花源記。但土人視華人為同族，不無歷史淵源。

中、墨兩國歷史上的交往，有人謂溯於晉朝高僧法顯，說他到過墨西哥，但苦無實證。墨國太平洋岸之阿卡布爾哥港（Acapulco）有一中國帆船石碑，可為中國帆船曾到過墨西哥海岸之明證。

，但確切年代不可考。此外，明末，有一西班牙船，船長由中國帶一貴族女子前來墨國貝步姆（Puebla）城居住。該中國女子所穿的彩色綉花裙，為土人所艷羨，爭相仿效，遂成為墨國女子的典型禮服，叫做 China Poblana。現在該華女着過的衣裙和牀帳被褥等，還陳列在貝城的博物館。這是中、墨兩國民間交往的濫觴。

血淚斑斑的排華史

華人和墨國的土人雖然有傳統深厚的友誼，但掌握政權的墨籍西人後裔，却對我們中國人沒有好感。自一八六四年墨國建築中央鐵路，招募華工，是為華人移殖墨國之始。最初去墨國的華人，係由美國應召前往，至一八九一年，始有「豬仔頭」衛老英由澳門、香港招工前往墨國，從事開墾。但因水土不服，死亡相繼，亦有於築隧道或開礦時被壓死的，華人稱之為「枉死城」。

一八九九年，中墨兩國簽訂商約，至一九〇二年，有中華輪船公司運載華人來墨，除鋪鐵路與開銅礦之外，亦有種棉花和做什貨生意的。到了一九二一年左右，旅墨華僑已超過三萬人，由做工轉而經商的日益增多。

因為華人經商的能力遠勝墨人，而且克勤克儉，容易致富，遂引起墨國政府和排華人士的妒忌，先後發生排華事件多宗。最早的是一九一一年，墨國發生革命，排華黨人乘機起事，萊苑（Torreon）一地華僑被害的有三百零三人。一九一六年，墨國第二次革命，華僑被害的又有十二名，幸得英國銀礦公司協助，將華人送往安全地

帶，大多數華人得免於難。此兩次排華案件，經我政府交涉，墨國政府答應賠償人命損失三百一十萬元，財產損失二十萬元。但因墨國政局變動，終於不了了之。

規模最大的排華風潮發生於一九三一年，墨國西北沿太平洋的順諾拿（Sonora）和申拿羅亞（Sinaloa）兩省。該兩省的什貨「蘇杭」（即百貨商店）等業，自發行至零售，幾全操於華人之手，因此遭受地方政府和排華黨人的仇視，先之以工例搗亂，繼之以封鎖拉人。華僑被迫離境，逃往美國而後被遣送還鄉的有數千人之多。三十年來血汗所創下來的事業，毀於一旦。幸而免於劫難的有下加省（Baja California）該省華僑幸能團結自衛，一面向墨國中央政府申請保護，一面籌款收買排華黨人，得免於難。旅墨華僑經此次浩劫後，元氣大喪。兼以墨國政府禁止華人新客來墨，致旅墨華僑人數日減，至今只餘三千左右，僅及全盛時代十分之一。

六百年古都的今昔

我於一九三七年春初到墨京，那時墨京的人口只有九十多萬，現在據說已達一千五百萬人，為四十五年前的十倍，是世界人口最多的都市。這次我到了飛機場之後，竭力想尋找機場附近舊有的印象，除了 Peñon De Los Baros 還可以使我憶及在那裏洗過溫泉澡之外，其他已面目全非，不能辨認。

墨京位於墨國中部的高原上，海拔二千二百四十公尺，故雖位於熱帶，而氣候溫和，四時如

春。它不但是墨國的首都，亦是經濟、交通、工業和文化的中心，全國人口幾有四分之一住在這裏。建築新舊並存，文化古今俱備。有一兩百年歷史的廟宇，亦有數十層的摩天大樓，有最新的公共汽車站，亦有最古老的市集。在特拉特洛爾哥 (Tlatelolco) 有一個三類文化廣場 (La 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) 包括三個不同時代的建築，即是土著時代，西班牙統治時代和現代。墨京擁有「宮殿之城」(La Ciudad De Los Palacios) 的美號，可以說它是美洲的羅馬或巴黎。

墨京有六百年的歷史。一三二五年，墨國土著民族叫做亞士忒架 (Aztecas) 在墨西哥中部的高原上，看見有一老鷹站在仙人掌，口裏啣一條蛇。根據神的指示，他們就在這志士果果湖 (Lago De Texcoco) 圍繞着的小島上定居下來，當時叫做 Tenochtitlan，就是現在的墨西哥城。而站在仙人掌上的鷹，也就成了今日墨國的國徽。

地下車票美金一分

我們到了墨京，被安置在余府。余親中先生原住在墨國下加省與美國加州交界的米市加利 (Mexicali)，我在那裏和他相識。余先生將近有八十歲，有子女十名，均已教養成人，自立門戶，他新買的這間住宅，原係一個墨國銀行家所有，相當豪華，客廳和餐廳雕梁畫棟，配以玻璃大吊燈，和路易十四式的座椅，顯得金碧輝煌，頗够氣派。

我到了墨京第一件事，便是去找「地下鐵」車站，「地下鐵」在墨京叫做 Metro (與法國同，其實不完全在地下，郊區仍在地面行駛。) 因為我對墨京地形很熟，可藉「地鐵」任意遨遊，好在車站離余府很近，只隔一個半街口，對我們十分便利。

墨京的「地鐵」是在我離開之後才建築的，共有七條線，現已通車的是第一至第四線，第五、六、七線尚在建造中，但對市民交通，已經便利不少。墨京人口既有一千五百萬之多，每天藉助於「地鐵」來往的有幾百萬人，所以車輛甚多，班期亦密，大約兩三分鐘便有一班。但搭車的人非常之多，擁擠不堪，很像東京、香港。它的車廂新過紐約的 Subway，比之舊金山的 BART，那就差得遠了。

但是，它有一個特點，相信打破世界紀錄，就是車票的便宜。每張車票只值墨幣一元 (美金在墨國的黑市價是一元換墨幣一百元) 只合美金一分，而且遠近一律。入口處係由電腦控制，只管進，不管出，並可轉搭其他各線。這樣便宜的車費，恐怕全世界無出其右者。

墨京市中心區一瞥

墨京平曠沃野，氣象宏偉。近年來的建設，極為進步，除「地鐵」之外，類似高速公路的幹線，縱橫市區，但仍無法暢通。市中心區人和車的擁擠情形，恍如置身臺、港。又因公共汽車多用粗油，黑烟嫋嫋，空氣為之污染。幸市區內有不少的廣場和小公園，可以稍起調節作用。

墨京的心臟地帶，東起憲法廣場 (Plaza De La Constitucion)，西迄查布特壁 (Chapultepec) 大公園。憲法廣場一般人叫作 (Zocalo) 東面是總統府，北面是大禮拜堂 (Catedral) 西南兩面是百貨公司和商店。(墨國一般城市的政府廣場都有大禮拜堂，是其特色。) 墨京大禮拜堂始建於一六六七年，已有三百多年歷史。

憲法廣場向西，穿過五月五號街 (Calle 5 de Mayo) 是墨國於一八六二年擊敗法國侵略的紀念日，便可看見宏偉的白大理石建築物，那便是墨國著名的美術宮 (Palacio De Bellas Artes) 該宮內部極為富麗堂皇，後部為戲院，經常演出歌劇、交響樂曲、土風舞或外國來的劇團。(四十年前，我國的余寅增魔術團曾在該戲院演出。) 美術宮的東側是郵政總局和墨西哥中央銀行，南面可望見高達四十四層的「拉丁美洲之塔」(La Torre Latino Americana)。

美術宮之西側是阿拉米達 (Alameda) 公園，在開區中有此草坪花樹，可資休息。公園南側是阿利市路 (Av. Juarez) 有紀念碑，紀念墨國偉大總統 Benito Juarez (有如美國的林肯總統) 此一段路遊客最多，熙來攘往不絕。阿利路盡處可以看見一座拱門方形圓頂的建築物，這是紀念一九一〇年的革命紀念碑。

墨京最富有巴黎香林樹大道風味的維新大道 (Paseo Reforma) 由此向西通到查布特壁大公園。大道中間為汽車路，兩旁為小花園，再兩側又為車路。大酒店辦公大樓，星羅棋布，別繞風味。每個街口均有一小圓環，中心為噴水池、銅

像或紀念碑。最著名的有瓜德摩紀念碑 (Cuauhtemoc 係墨國亞士志架族最後一個皇帝，爲西班牙所征服)，還有高聳雲霄的獨立紀念碑 (Columna De Independencia) 係紀念一八一〇年九月十六日墨西哥脫離西班牙而獨立。

查布特壁森林公園

查布特壁是位於墨京西郊的一個砲臺，在山上。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三日，墨國軍校學生爲抵抗美軍的侵略，在此壯烈犧牲，後人尊爲「查布特壁小英雄」(Ninos Heroes De Chapultepec)。

現在公園大門前有小英雄的紀念碑，砲臺山頂有歷史博物館，其中有一專室陳列滿清末年中國政府送給墨西哥的禮物。

查布特壁大公園佔地甚廣，亦稱「查布特壁森林」，有動物園、博物館、有高尚住宅區，還有跑馬場，爲遊人的好去處。

最值得介紹的是近年完成的人類博物館 (Museo De Antropologia) 係兩層倒U形建築物，規模極爲宏大。分爲史前期、古典前期，包括 Alameca, Teotihuacan, Maya 各時代的文化，古典後期，包括 Huasteca, Toltteca 以及新 Maya 時代的文化，直到亞士志架被西班牙征服爲止。各期掘出來的古物，分室陳列，循序漸進，並有圖表說明，有如讀一部墨西哥古代史。有名之亞士志架太陽曆，係一塊巨石刻成，亦在其內。燈光設備，均極新穎，可媲美臺北之故宮博物館。

大學城體育館鬥牛

墨西哥國立大學在墨京的南郊，規模頗大，稱爲大學城，有學生數萬人。建築物之特出者爲大學圖書館，其外表係用各色瓷磚鑲成壁畫，爲哥爾曼 (Juan O'Gorman) 建築設計師之傑作。

世界運動會於一九六八年在墨京舉行，我國楊森將軍曾率隊參加。開幕及閉幕典禮均在大學城之田徑賽運動場。但體育館 (El Palacio De Los Deportes) 則在墨京東郊，其銅屋頂呈龜背形，頗爲特色。另有亞士志架體育場 (El Monumental Estadio Azteca) 有座位十萬零五千，足球賽在此舉行。

墨西哥人酷愛鬥牛，熱烈不下於西班牙。其鬥牛場稱爲「墨西哥廣場」(Plaza Mexico) 可容納數萬人，爲全世界之最大者。

大學城南十餘公里，有一勝地名索琪米爾果 (Xochimilco) 係墨西哥的威尼斯，有「水上花園」之稱，那兒的運河港叉分歧，碼頭上停了許多花船，船名都用女人的芳名。遊河以小時計，有船夫爲客人撐船。艙內有桌椅，可供談天飲食之用。沿河有賣小吃的船，有奏墨國音樂的船，也有賣墨國土產的船。在鎮上還有一個很大的市集和賣鮮花的市場，在那兒可以買到墨國的土產，最多的是土製的陶器花盆，古樸可愛。

馬雅古王朝金字塔

墨西哥人大半信天主教，古老之禮拜堂隨處可見，最有名的當數聖母大教堂 (Basilica

De Guadalupe)。聖母 Guadalupe 爲墨西哥的守護神，有如中國民間所崇拜的觀音菩薩，所以華僑稱該大教堂爲觀音山 (因其座落在墨京北郊的一小山下)。墨人對於聖母，信奉極誠。常見善男信女由廟前大廣場膝行而進，凡數百尺，直跪至神壇前爲止。十五年前，墨京華僑在盧世鳳先生領導之下，於每年聖母生日 (十二月十二日) 組織「朝聖團」，擊鼓舞獅，前往朝賀，今已不復有此盛況。(盧先生以九十歲之高齡，已於三年前作古。)

聖母大教堂建築偉麗，惟因年代久遠，亟待修理。近年在廣場西側另建一新教堂，係現代化建築物，外觀作圓形帳篷狀，有地下商場和停車場。我們這次去瞻仰時，舊的大教堂已經關閉，在修理中，僅在新教堂巡視一周而已。

墨京附近尚有一著名之古蹟，爲遊客必去之處。此一古城名德埃迪瓦蘭 (Teotihuacan) 在墨京之東北約四十餘公里。當公元一〇〇—一二五〇年間，此地爲政治、宗教及文化之中心，現在留存的古蹟有城堡、住宅、廟宇和金字塔。城堡四面有壇，僅西面有梯可以攀登，顯爲防衛之用，堡的中心有一平臺，爲舉行舞會或宗教儀式之用。堡的最裏面有一矩形金字塔，壁上和平臺上都有石刻的蛇，身上披有羽毛，相傳爲水神 Quetzalcoatl 之化身。其壁畫及雕刻均具藝術價值。

城堡之前爲一條大街，長約兩公里多。北面爲月亮 (Luna) 金字塔，與城堡遙遙相對。但最大的是太陽 (Sol) 金字塔，底層寬度爲二二二二公

尺，高度爲六六公尺，四面五層，塔頂原有一廟，現已不見，塔身保存尙屬完整。

（墨西哥另有一組規模更大之金字塔，在郁克丹(Yucatan)半島的坦陳伊察(Chichen-Itza)爲新馬雅(Maya)王朝所建，與中美洲所發現的古蹟、文化較爲接近。）

華僑社會今不如昔

墨京的名勝古蹟，我已介紹一個大概，最後我想談談墨京華僑的過去和現在情形。

我認識墨京有四十七年之久，在僑社服務亦有十四年。

當我初到墨西哥的時候，墨京有華僑千餘人，咖啡餐館三百多間，有中華商會、國民黨、致公堂及其他地方姓氏團體二十餘個，還有廣東戲班、救國游藝社、抗日新聞社、僑聲月刊和公報，我爲華僑抗日救國會籌款救濟國內傷兵難民，先後舉行游藝會，演出話劇三十七次，籌得款項逾十萬元，華僑愛國熱誠，可見一般。

近三十年來，由於墨國政府限制華人新客入境，原有華僑壯者老，老者死。除了極少數青年由其家長辦來墨國，以臨時身份混得居留權之外，正式移民幾已不復存在。前途如何，殊難想像。

茲以墨京的唐人街爲例。在墨京鬧區呵利市路之南有一條小街叫 Calle Dolores，華僑叫做唐人街。四、五十年前，那條街上有許多華僑開設的餐館、咖啡館，唐山什貨店，甚至還有賭博館，是墨京華僑經常聚會之所。附近有一個 San

Juan 市場（華僑叫做街市）亦係華人購物中心。這次我再去探望一下，雖然還有五、六間中國人的餐館，但已沒有「唐餐」風味，只能說是「雜碎館」(Chop Suey)。而 San Juan 「街市」，已很少有華人的足跡。在市場的北面，蓋有一座墨國手工藝品中心，係外國遊客觀光之地。撫今追昔，不無滄桑之感。

遊墨歸來，良多感觸。海外雖好，終非吾土

，世界雖大，歸根何處？因賦七律一首，聊抒所懷，並作本文結束。

三十功名留海外，一身業績付東流。
子卿出使猶青髮，崔護重來已白頭。
世事如棋分楚漢，人生若夢泯春秋。
神州擾攘何時了，蠻觸紛爭尚未休。

一九八二、十二、二十四於美國加州

中外文庫之二 袁世凱傳

增訂再版

章君穀著 全一冊台幣一五〇元

袁世凱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，不然爲之一振。袁世凱朝鮮十二年間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史實，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作家章君穀搜集史料，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一生中最精采的一段時光，全書廿餘萬言附林光灝著「袁世凱和汪精衛」共四百餘頁，另有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全一冊合售一五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